尚書引義

尚書引義卷五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

言曰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與繇此者權也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將遠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籌量於利害之交而俛得俛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違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爲周公言之也奚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臣義絶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大命外事也周公參殷以紓王室內事也事在內難在外則執詞稱戈虔劉之以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借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既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名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直而誓以必往不貴其生則十夫翼予卜陳竝吉而必往藉其不然亦不憚肝腦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不辟外難也名之弗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二叔之流言其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任嫓者獨開國同心之士非有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睒者固暨女共濟

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借令周公敷心腎肺腸以誕告二公控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監成王不能立異以蔽姦望奭亦且同心以致辟則殷孽之蠢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未滅然而周公不此之務則辟內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順者也生以載義者也禍中於君則生無可貴禍中於已而舍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庶幾於必克則是褻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輕而名重矣辟以遠害與弗辟以爭利動之微而吉凶判矣度理以安心潔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善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爲內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內

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內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內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人有挾以內熒愚賤府疑而不解萬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捭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幸而有袁紹韓馥之流以攙劉虞者加諸公則展轉於狂狡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聖入乎狂君子不狎勢之未然而過信其亡憂以蹈猝然之禍龍亢而无悔磐桓而居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毀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厠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釁若陳氏之於高國也使淹留觀變垂涕以告莊公而早為之備正色

以矢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弑械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友慷慨捐生毀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深畏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中立之免嗚呼友之去其有低回怨懟而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人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紀敍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手於僕圉之賤臣乃君父兩逢其禍且公之辟尚父以爲師君奭以爲保何有於毀室之禽心藉公返國無期而貪宗周於袵席者規模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也陳非可託之援魯無可任之人慶父之小醜乃敢以一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夙從可知已故友惟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爲之援內

則哀姜爲之主公子申之不死而不蔑也其餘幾哉故曰辟內難公之獨也非友之所得例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順天理協民彝自非若公葢無可辟者焉故曰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閒於內外也聖達節賢守節不肖者毁節劉隗走羯胡以偷生庾亮匿艸閒而泥首詣正棄相印而潛出陳宜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內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舛乎忠孝之際死生之介古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往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函性情

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綏其情情之已蕩未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為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不以安心為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亘久而必惡於志苟其牿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為安然而求安其心者緣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強故即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為

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求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卽本也已離於末未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已末也離於已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時也魚之初脫於鉤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圜土也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鉤而吻失其冐釋於圜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攸然而自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囂然其自大也是以神光謁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脫於鉤未至

迫之憂故曰志以道甯。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奚假禁抑之於末哉末之不勝禁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萌孽復生之作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未尋其本也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讎民農儲陳粟而不患乎無年夢寢安焉惟所欲爲而不歉焉有本故也本有者誠也古之明王馭六宇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彼亟離於未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誥曰康乃心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愼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酒誥梓材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

以惛惛之情繼治而偷以悻悻之心懲亂而誠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槩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惛惛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殘殺亦有所不容已悻悻者曰上之賊下如此其毒也革其道惟恐不速而亂又承所革者而起矣明王之創制顯庸審乎此而天下蒙其安舜之承堯禹之承舜也承治之極也故曰重華協於帝協云者同而無乎異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若云者順而無或逆也然而

舜禹之善承之也不愔愔然一因其故而偷以安也舜甫
受終而四凶誅二十二人升巽以求同也禹方陟后而并
十二州以九易與賢以與子逆以得順也夫乃以協以若
而不忒商之革夏周之革殷承亂者也故曰爰革夏正革
者無所因也乃反商政反者無所仍也然而湯武未嘗疾
勝國如仇讎芟除其遺法而惟恐不盡躓百姓肩睫之喜
奪之烈火而飲之冰出之寒泉而附之鑪也則何也承極
重之勢非一朝之可挽也故夫紂之失民心者民好生而
死之民生託於覽政而臨之以猛也威殫刑淫而天下之
心以失夫然將欲蕩滌煩冤肉其已白之骨而與之更始
必且置刑殺於不試乃以媚乎天下而使即於康乃命康

叔以保彼東郊育其僅存之子黎而誥之曰刑茲無赦速繇茲義率殺又曰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君事戕敗人宥曷以引養引恬解詳稗疏嗚呼聖人豈忍於毒痛之餘民哉抑知脫烈火而引之冰暍乃速斃出寒泉而附之鑪肌以急裂也善醫者有正治有反治有從治徐燮其陰陽燥潤之宜而導之和非但抑火以梔芩溫寒以薑桂也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成法哉利災以見德者賈豎居贏之術也富有天下而賈豎則賈豎矣矯枉而居功者里胥搏姦之能也貴爲天子而里胥則里胥矣明王居崇高以配天理民建百世之治承治不委承亂不激日移斗傾而極星不動烈日

凍雨而青霄不改天所不易道莫之與易也若漢高之革秦也約法三章秦民懷之矣而終治天下者酇侯之法五刑具焉使率三章之觴以縱民之怙亂一再傳而亂民競起必且淫刑以救其敝則前之悻悻革秦利災以見德者罔民而陷之辟矣反極重以極輕必反極輕以趨於重然後知武王止殺之心一日而慮及百年咫尺以周知萬里無他操大常而不驕喜怒以為因革也愚哉弱宋之承五季也天下則已如彼矣石晉之割地未歸亟徹兵權以弭陳橋之覆轍是懼舟之攲重於左而盡移載於西以取沈也百官之因循未飭而數醲賞以懲趙村之已禍是張毅鑒單豹之死而適以自亡也威輕則賊義恩濫則賊仁求

苟異於昏狂而自趨於殲靡卒至汴京海上拱手以授中夏於□□□□□□嗚呼亦憯矣哉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一怒一祉之閒括九州壹萬民傳子孫俟後聖堯舜有所不因桀紂有所不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顧不大與五帝三王十四代之得失類可知也堯舜有所不必因桀紂有所不可革也

召誥

論周公之營雒者或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公欲瞽子孫使修德而示天下爲公器有德者易以代與或曰負大行面商雒左成皐右函谷襟大河帶雒水實天下之奧區也或曰東西並建成輔車之勢以豫定民志故平王因

之弱而不亡延及赧王歷過其卜之三說者或迂闊而不
情或夸妄而不實或過慮而無當以一切之小慧測元聖
之訏謨後世之以鑿智誣古人若此類者衆矣夫欲嘗子
孫之修德而寘之易亡之地是戒溺而姑試之於淵也將
公天下而授以易取之形是寘罰金於通衢而召貪夫之
爭也迂闊而無中於理適以詒英雄之訕笑故後世無踵
其術以啟亂者然而非聖無法之子因此以譏王道之疏
儒之所以阨於秦而不昌於漢也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兩
水之閒必有山焉千里而不得水千里而不得山者鮮矣
太昊都陳炎帝都魯陳魯無山水之固而羲農以興五代
北宋都汴六朝都建業餘於水儉於山亦可保於百年之

餘陳亮不以君昏臣疏爲宋憂徒憂錢唐之可灌卒之潮水不至皐亭而宋亡非灌也斯不亦早計無庸之明效與廣衍足以立市朝大川足以流藏惡周塞足以禁艸竊肥沃足以豐樹蓺土厚水深足以遠疾眚則其襟帶左右自足以成形勢而愜心目非待青烏之妖秘乞靈於卷山勺水閒也且夫梁益據隴劍以爲山荆揚擁江海以爲水而隗囂李特公孫述楊難敵譙縱王衍孟昶明珍劉表梁元李煜張士誠或於身而亡或一再傳而滅曾是三塗嶽鄙遂足以延八百年之緒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者城郭溝池之謂也非夫左盼右睞分沙取龍就山而踞之即水而盤之之爲固也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可梯

人得而梯之水可航人得而航之山莫險於岷黎水莫險於瞿崖有能據之以輿者乎安邑之斥鹵兩河之沙湍夏商之裔保舊物以配天者此土也藉令周公挾管輅郭璞蔡伯靖之術翺翔天下睨輿區而據之斯亦陋矣術士之小慧移於經國而大道隱故曰夸安而不實也召公曰我不敢知曰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君子之於天命無之焉而不敬也強與知之強與圖之于天之權以取必不敬之尤矣且夫強與知之則有弗知者矣強與圖之則有莫圖者矣可知者先世之功德可以丕若夏而勿替殷則可圖者知我初服也若夫犬戎之亂郏鄏之遷逆計於數百年之前而爲之所是周公之智儷於桑道茂而愚於

李泌矣後世踵之而兩都並建別宮棊布以疲百姓而走羣工隋煬以之客死唐元以之出走廣置官司則食冗而吏雜分立郊廟則禮煩而神黷徒崇侈於苟安之日不救禍於垂危之年東漢不廢西京董卓遷而速滅女直南修汴京高琪遁而遽亡若晉之石頭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以僅保其如綫之祚者初未嘗於無事之日一繕治其郛也而唐之大原暨河南宋之應天大名暨河南城隍具完宮闕具治米粟甲兵具備迨其離析分崩莫得一日而措足焉然則前之揣天畫地廉縣官而役閭左者果安用乎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其大槩亦可睹矣周之遷也王迹息而下夷於侯乃拱手而讓宗周於他族則周之僅以存者雖

邑爲息肩之地而其寖以亡者雒邑實爲處堂之嬉其寖以即亡也營雒之始不任其咎其僅以存者營雒之始亦不任其功功過不保之地君子所不敢知若夫揣時度勢爲不然之慮御侮天命而自神其術天所弗佑久矣故曰過慮而無當也然則公之營雒者何也曰聖人之會人物也以經通古今也以權其以宰制天下也惟此而已矣夫周公則已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以阜道里以均斯足以爲王者之都矣此所謂經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嶽地邇致餼而不勞也迨周地辟於古而文治益繁故展時巡以十有二年而制五服

以六年之述職及其後且猶不給則巡守問舉於東都而虞制盡矣然六年之朝盡山東濱海荆南踰塞之國越函谷以旅見於鎬京則侯氏亟承其儆雒邑營而太保以庶邦冢君之幣贄紹公以錫王蓋五服之享自是而不戾於宗周者有矣涖中嶽以罷四嶽之巡通侯幣以節來王之勞此公之權也遠則攜近則親者人之恆情也天子之光人之所樂近也東郊之民心尚搖搖而未定西望而狐疑曰天子其遐繳我乎惟正天邑之名於雒邑而惠此雒民服在王廷者無疏遠之嫌夫乃思媚而危疑允釋義以糾之仁以聯之丕誠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權也權以通古今之勢經以會民物之情公所為迓無疆

之休者惟此而已矣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公亦安用知之哉闕其所不可知而盡所可爲可以正告天人而馭天下以道矣過高之論適足以亂德權術之說徒用以惑民奚足以知君子之用心哉

召誥無逸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言者動之法也擬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卽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智之可以動而爲動道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趨其新背其利用而詭於實浮明之言與而鑿智之動起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爲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

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書云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爲之釋曰君以無逸爲所蔡氏喜其說之巧因屈召誥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倘倪可以爲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趨新者詫爲獨得古之人則已未如之何而惟其所詰後之人遂將信爲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賓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爲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鑒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

學將奚以致功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爲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爲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爲所則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爲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固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爲幻以無爲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爲所以立其

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爲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爲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爲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爲徧行之法位言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卽用也所謂所者卽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思也所謂所者卽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己也所謂所者卽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宏道

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宏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日以敬作所抑日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碞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闢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爲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爲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爲天下之所止卽以是凝之爲區宇而守之爲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卽界萬法惟識而識卽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

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俐民碞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爲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爲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齋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碞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

嚴淨也敬以爲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爲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者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爲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爲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爲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爲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品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故朱子不以無逸爲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爲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知心之體而可爲所不可爲所見矣知身之用而敬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

之所共見共聞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佞人之佞異端之異爲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逆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也敬其可有常所乎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咸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勸弗省而無勸咸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成能無定所也非然者衡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

師參訪者皆無逸也惟立以爲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日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爲所乎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能不在外故爲仁繇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漢孔氏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縈華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汎濫以淫泆於人心呂蔡明拒之而不覺爲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哉

多士

言道者必以天爲宗也必以人爲其歸無道者罔天而㣈人之心以訖乎大惡於是反其所爲者索天於隱恤人之欲而狎之以此言道道愈矣其自覩也不但愈也以爲善惡道不道之相去若雲泥也惡知其迷以誣天驕以玩人賊人還以自賊自君子觀之揆其罪而罰之與彼同科無末減矣哉故異端之惡均於商紂奚以明其然邪索天於隱則必以天之藏爲已微矣其顯者不足顧也狎人之欲則且見民之有欲卑賤而無與於道矣無所可祗敬者也夫天載存於見聞之表誠不可謂其不微人情依於食色之中誠不可謂其不卑且賤而無當於道也佛老之於此單

其心以測天亢其志以臨人固將曰不尒則與紂同歸而不知惟然之果與紂同歸也今夫天則豈其果微也哉今夫民則豈其情已卑已賤而不足與於道也哉俄而有矣俄而無矣孰隆施是孰銷隕是相待邪不相待邪視不見聽不聞思之無朕以淺心窺天者求之不得固謂之微矣殉財已耳殉名已耳與之則喜奪之則悲問道而不知立心而無甦幻夢也蠢動也苶然疲役而不知歸也以浮氣覘人者求其情而不得固見其可狎而無與於道矣夫惟以其淺心浮氣仰窺天而俯睥睨乎民乃以謂天之隱微而不知其顯謂民之不足與於道而弛其畏忌之心其罔顧於天顯民祗也與紂均乃紂惛不知而彼自欲知之自

謂知之乃悍然以罔顧憚尤甚焉故曰惡浮於紂惡浮則罰亦浮焉彼二氏者幸爲匹夫以逃於罰而西晉蕭梁受其委以嬰死亡之戮殄宗絕祀虔劉之禍延於天下嗚呼惟天明威惟民秉爲是之罔顧而天討不加焉有是理哉若夫天則固顯矣不燿人以明而顯之日月不震人以威而顯之霜霆終古於斯而莫之有易象可覩聲可聽數可循利可用精而精顯之五事庶徵不爽矣五神四德不離矣祖而祖顯之父生子繼同其體愛以彰矣兄先弟後有其序敬以著矣物而物顯之水火有刑而有德禽魚有宜殺而有宜育人而人顯之師以教而非師莫知君以治而非君莫聽無有不顯而顯以其誠所以然者不可以言語

形象盡也則微亦莫微於其顯者矣若夫恍兮若有惚兮若無想窮於非想色窮於究竟意而揣之爲槖籥意而揣之爲腰鼓顙或謂其上有境焉或謂其上有物焉則率疑此蒼蒼窈窈者必有難度難測之靈妙而明明赫赫之明威特其糟粕而無足顧也若是者匪天之顯天之所弗赦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豈有異乎人秉耳目爲視爲聽人秉手足爲持爲行視聽所著胥有其理持行所就各成其事是故敬其身者身以康敬其事者身以寧。狂子不能僕役其父傲弟不能虜權其兄秉粟於涸則匹婦矍然詛人於市則稚子失色天民敬德德惟民極俊民敬事事惟民用凡民敬政政奠民生罷民敬刑刑戒民死甘食之事

已織而燕賓養老籩豆生乎恪恭悅色之情已渫而奉養承先蘋藻傳其仁孝崇高富貴天所秩日用飲食神所弔也言以之順事以之成利以之興害以之遠皆不待施敬而民所必敬者也若夫以秉爲患以爲爲妄以百姓爲芻狗以父子夫婦爲火宅以游戲爲三昧以空諸所有爲正覺脫然釋縛逃於無迹泰然自恣厭其勞生則率以爲漚合蕉聚者無可庸其祗而不足與於愼修乃鄙棄秉爲以逃於人倫之外於必祗者傲然罔顧也若是者侮民之祗民罔弗憝紂固曰民其如台。簡有異乎夫紂愚也愚故天顯民祗咸罔知顧也二氏之不顧顯而索之隱不顧祗而侮其情自以爲不愚而要亦愚也罔顧焉卽其愚也天下

之大惡惟愚者當之一愚而惡不可悛矣是故擬天以無爲字天以非想一紂之郊不修廟不享也其罔顧天顯而託諸杳茫者均也絕往來於老死寄一徧於樹下一紂之瓊其宮瑤其臺也其罔顧民祇而苟且自安者均也二氏求天於微或欲師之或欲超之紂亦以天爲微而置之紂以民不足祇而虐之二氏亦以民不足祇而或欲愚之或欲滅之故均之爲愚而沈溺其說者見絕於天人也亦均罔顧者無所不罔也嗚呼王者以誅暴行君子以參邪說聲罪而執言者其惟此天顯民祇乎則君子所奉以爲道以事天而與民同患者亦惟此天顯民祇而已矣非天有微而姑用其顯也非民可狎而過用其慎也粲然天地之

閑固有身心之內顧贍在上明威者法象也顧贍在下秉爲者法象也明威之謂命旦旦明威而命旦旦集矣秉爲之謂性節所秉之情盡所爲之才而性盡矣生於斯而不可離死於斯而不可貳宰制天下而適其固然垂訓萬世而無可損益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善惡之歸禍福之門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君奭

今將謂君子之無以異於人者是無擇而爲君子也今將謂君子之必大異於人者是人必異而後得爲君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自此以往末之或異也侈大其心以爲量則心放矣展轉求心以所安

則心存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憂之也深則疑之也切故召公不以坦然推信爲賢憂之也至則言之也長故周公不以聽召公之疑而莫之辨爲聖也昔者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赴弗擾於晉欲往中牟子路屢致其疑子路之疑子路之憂也求諸心而不得展轉而未㥘於其所存之瞭然内外之别粲然臣主之分存諸中者莫之能易而不能得之於孔子其信孔子者不如信其心之弗欺也斯子路之所養也而不然者侈大聖人而以爲大異於人率爾相信而不信以心將求諸人者重而求諸己者輕庸愈乎求諸己則憂憂則疑疑則必白其所疑君子之道也若夫侻疑侻信無所待於中心之安矜廓達以震矜於天下而

表異曰斯君子所以異於人也此子路之所羞也知然而類推之則召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乃孔子之爲此求於子路之心而不得孔子之心固無不得也孔子之心得孔子之憂其釋矣任不知者之疑勿問可矣然且稱天以泄之擬不可與之東周以期之推不可知之堅白以廣之肩肩然訟曲直而不已夫孔子何爲其然哉讀其詞挹其旨而孔子之憂深矣函物者心之量存諸中者心之德量虛而以德爲實惟其誠也至誠動物不誠不動而不動亦不誠也乘乎可動不予以所能動恢恢乎侈其闊大含宏聽天下之疑而相與忘言異端以此表異於天下人亦推以爲異而聖人則與萬物同憂憂而不能以相喻則修辭

以立其誠道乃建於不可拔物乃各得而樂效其忱故孔子屢矢子路而不憚其詞之費知然而類推之則周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今且取二公之情理而思之二叔之流言也周公去而召公聽金縢未啟而召公不能倡郊迎之策斯有以乎抑無以乎非召公之測周公者下比於罪人也抑非知有弗知力有未逮而不能止流丸於甌臾也尸太保之尊眺宗社之危汎汎然無所可否於沖人之側而召公賢哉故曰非無以也尊尊而立子。周之新法也。親親而立弟。殷之已跡也。已跡習知而新法初試。故二叔倡其狂言而天下熒。周公之去召公之弗挽固事理之易見者也而召公之憂則有甚於此者周命初集沖人在疚臥

赤子於天下之上其幸無夭折之憂者非人之所能爲也
藉成王而有太丁之變也應晉韓邢其足以當天下之重
乎抑必弗獲已而遺大投艱於叔父乎皆未可知已則令
且汲汲焉援周公而復之萬一有此而公義不可受矣推
之可遠引之可來心跡皎然於天下而後宗社得留餘地
以圖其不傾召公其能無慮此乎然則鴟鴞之詒早已不
得於召公之心王未敢誚而召公滋戚已且君子之求諸
己也己所存者己所遠己所逮者己所期保沖人之強固
以清明緝熙友以祈天而永命召公所期召公所逮召公
所存胥此矣度德自己業已優爲可無待於周公則抑可
聽其遠引以自潔若夫殄商踐奄定宗禮致太平延甯王

之德丕冒海隅出日以率俾則亦猶孔子之用晉衛爲東
周也賢者之力所不逮斯心所不存志所不期矣己所不
期恢恢乎期於人而冀其必逮是求人重而求己輕也賢
者信諸己而不以徵天聖人信諸天而得之於己信諸己
則非常之功雖未遑而無所憾不以徵天則天命之延但
憂其或墜而不曰己所能堪得諸己則非常之功固以道
方來而勿可委信諸天則有以見天休之滋至惟恐弗戡
而不但或墜之憂以爲未遑則海內率俾甯王延德召公
且以爲增益於所求之外以爲勿可委而商奄未弭宗禮
未定周公方且求焉而曲盡其能以爲天不可徵則職思
其居而日不給惟是別嫌明微之不可忽故召公與子路

之心同屬其堅白以爲天將在我則安土敦仁而道不可息故周公雖在几几不暇之日猶有破巢取子之恐乃與孔子之心同致其閔皇斯二公之以處多難而自靖者情同而道固異矣迨周公歸矣商奄殄雒邑營宗禮定矣召公且視爲自天之隕周公則爾引爲無疆之恤召公固曰何爲是棲棲者與多得之於天而不已也蓋召公於嫌似幾微之際求己以貞而以期周公者初終此志始之不挽特有不言之感終以不悅以是爲可正告而無嫌也乃弗挽於始周公亦無可正告之義終以不悅自可昌言而無隱固不以包容之量待召公而俟論定之餘使心折也誠不可揜修辭以立之則皎日青天之誥作矣大舜號泣於

父母文王獻地以專征周公多誥而不甯孔子稱天以自矢順逆勢殊而立誠一致聖人不釋憂於天下而存心不匱豈曰專己無求與天下以忘言而自得也哉後之論者必為之說曰召公無所致其疑周公無所容其辨目擊道存是異端之誕也廓達推信是英雄之術也陳平以待王陵婁師德以處狄仁傑君臣朋友之閒誠不屬而道衰矣況乎信之已過其後必疑忍之已甚其卹必深求以異於囂囂而果有以異焉否邪言已餙者心必傲論過高者志必疏君子所弗屑也惟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爵位先後之說然後斥之而勿論

多方一

蔽聖證曰克念蔽狂證曰罔念聖狂相去之殊絶蔽於兩言之決何易易邪孰知夫易此兩言者之非能為其難也則亦憚此兩言之難而別求其易者也大哉念乎天以為強之精地以為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為大之歸前古後今以為久之會大至無窮以為載之函細至無眇以為破之入易以為縕禮以為誠詩以為志春秋以為權衡故曰克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之謂也念者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特未定矣之於聖之域乎之於狂之徑乎克念而實卽入於聖故必目言其所念者伊何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目言之道之無方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目言者孟子曰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而抑有說焉利與善舜蹠分岐之大辨則胡不目言善而但云克念邪曰但言克念而其爲善而非利決矣此體念之當人之心而知其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於心尋繹而不忘其故者也今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可徼義苟不恤則以無亟不信爲從致之術故小人之於此也與波俱流與汨俱沒旦此而夕彼速取而旋舍目淫而不問之心心靡而不謀之志其爲術也乘機而數變者也故盜蹠隨所遇而掠之無固情也苟得而不憂其失無反顧也極至於脯肝膾肉之窮凶一罔念而已矣若夫善也者無常所而必協於一也一致而百慮也有施也必思

其受有益也必計其損言可言反顧其行行可行追憶其言後之所爲必續其前今之所爲必慮其後萬象之殊不遺於方寸千載之遠不踰於旦夕故易曰繼之者善也天以繼而生不息日月水火動植飛潛萬古而無殊象惟其以來復爲心也人以繼而道不匱安危利害吉凶善敗閱萬變而無殊心惟其以勿忘爲養也目數移於色耳數移於聲身數移於境不可動者在心不可離者在道舜之所以爲舜者在此而已通明之謂聖炯然在心之謂明終始一貫之謂通變易之謂狂惟意而爲之謂易今昔殊情之謂變繇此言之彼異端者狂也其自謂聖而適得狂者罔念而已矣彼之言曰念不可執也夫念誠不可執也而惟

克念者斯不執也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爲之名曰刹那謂如斷一綫之頃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刹那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旦生而莫死今舜而昨蹠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遽忘之謂罔此聖狂之大界也柰之何爲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爲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

之念也盜者見篋而胠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爲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遥可逍遥則逍遥耳不攖於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祇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癎疾蹠之黠者也夫舜之爲善非但於爲而爲之也於爲而爲之昭昭靈靈之偶動而不可保蹠之爲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惛惛夢夢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於爲而爲之雞鳴而起念茲在茲而期副其初心故孳孳於善而無所息蹠必見可盜而盜當其未爲盜有確然見不爲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爲盜反諸心而

遇其故者乎當其已爲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泯三際以絕念者縱其無惡亦與蹠未爲盜之頃同其情前無所憶後無所思苟可爲而無心以爲之因其便利而無礙惟利是圖故罔念也惟罔念也故隨所往而得利也故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繫乎念之忘與不忘而已矣孔子曰默而識之識也者克念之實也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故曰益以所亡以充善之用而無不足識之力無經久而或渝之憂故相守而不失以需善之成存天地古今於我而亟不失物存我於君民親友而亟不失我耳以亶聰目以貞明知以知至而知終行以可久而可大一日之克終身不舍終身之念終食

無邊此豈非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龍德乎乃其爲功也豈聖之專能而人所不可企及哉晨而憶起晦而憶息客而憶反居而憶行亦其端矣孩提而念親稍長而念兄言而念其所聞行而念其所見尤其不妄者也夫人終日而有此矣故曰易也雖然惟此之爲不易也甚矣未能富有則畜德小而困於所詘未能日新則執德吝而滯於其方私未錮則有所甚執者有所甚忘欲未淨則情方動而或沮之以止一念之識不匱於終身者存乎所志之貞終身之識不閒於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畢其一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爲之也亦難矣哉無惑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

先一室者千里之啟塗兆人者一日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罔念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載而方有常多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於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瞬有養息有存其用在繼其體在歷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於此而罔焉則殷之遺民不足以復成湯之緒而自陷於凶者亦惟數移其心知而不克永念焉耳嗚呼嚴哉

多方二

忠臣孝子之事與天爭逆順與人爭存亡其將以名爭之乎夫天則不知人之有名也彼所不爭挾以與爭其如天

何哉若夫人則以名相勝而在此在彼俱有可得之名況乎天下之利在實而不在名業已有實而名可起既得之於實又得之於名勢將偏重於彼而能與之爭乎故君臣父子之大名君子以信諸己而不以爭諸天下而後可以爭天爭人而全其忠孝殷之遺多士殷之臣子也君父死宗社夷孑然以其族爭大名於周然且其實不成而名亦不令周公乃執言以加之罪曰不典曰自速辜曰不忌於凶德嗚呼正其本天下理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挾君父之大讎冒白刃以爭去畱之天命乃周人得聲其罪而亡懟殷士終戢其心而聽命是豈忠臣孝子之大節適足以當凶德之惡聲而天終不可籲哉夫誠有以致之也故

曰君子以信諸己而後可與人爭名實也誥固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念者識去聲也識斯忱忱斯信也誥又曰圖忱於正正者周所可與殷爭之名而忱者殷所不能與周爭之實也周可有正而殷不得有忱故曰勢將偏重於彼也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元。黃漿食舉國如狂而輕去其君父流言風雨復舉國如狂而自詫以忠孝十餘年之中猶旦莫尒迦周之日不圖其忱叛周之日不忱其圖旦所爲而夕忘之胡爲其不自念也信乎其狂之未有瘳矣狂之爲言易也言易而不踐行易而不歷也言不踐行不歷則殷士順逆之名倒授之周王久矣使其念之則如林之日何惜此肝腦以爭湯孫之緒無已而西山

片土猶可埋餓夫之骨乃匍伏請命之餘生幸人家國之變徼收復之功名徒以腰領試東征之浙斧而大命終傾何其愚也故謝疊山之卻聘也必昭然揭日月以告人曰終始未嘗降元也而後可以死而徐子章羽斷髮復奔不得免於春秋之賤辭惡有臣僕於仇讎之宇而尙可圖全其大節乎蓋昔之迎周者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重於節義則向宅爾宅畋爾田周已操爾來去之情以相制而責頑焉斯則蠢爾多方欲辭頑民之名而人其聽之而天且予之哉天且予之是忠臣之名濫而不足以榮矣或曰忍恥以俟時懷忠而復起亦豪傑舉事之圖也屈於人之強大折於君之昏狂限於眾之離析不得已而忍旦

夕之辱以俟釁而後發成則爲句踐之沼吳敗亦爲遂人之殲齊何遠其不可邪乃殷之遺民則又非其類矣夫將蘊怨祟恥若遂人之不擇而逞以與偕亡則矐目瀉身胡越其支體土梗其家室而薺餡其鈇鉞固其所甘心而樂蹈者也乃爾宅爾田之區區猶得驚其夢寢且使人懸樂設餌以止過客也則其不得與遂人之孤憤同科也旣已明甚若其欲蠖屈鷙伏保一成一旅以觀變與則抑有道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交定身安乃以大有爲於天下句踐之謀吳也君與臣比而心一矣夫與婦比而心一矣廷與野比而心一矣比而一心者皆憂憤勸勉之心也居者行者議者任者下逮采葛弋鳥之寡妻稚

子如耳司聽如目司視不挾其欲以相怨不怙其長以相妒既和以睦既明以勤而順可祐信可助乃以弋獲不可必得之隼而天不能違今誥曰自作不和爾室不睦則小民方與相爲敵讎者猶昔日也又曰爾惟逸惟頗則沈酗於酒師師非度者猶昔日也浮用其數遷之智幸孤寡以弋大命假託於收復之名樹風影以搖新邦而噂沓背憎夫不能得之於妻父不能得之於子朋友不能得之於鄉黨訐短忌長蠅聚鳥散晨斯夕斯於酣湎之中以斯而立忠孝之壘亢天而爭之於人也有是理哉藉令周公悉心以爲殷人謀而教以興復之本可亦惟是和睦爾婣友明勤爾邑事以爲生聚教訓之忱圖爾之不然則不足有爲

而祗以亂不謂之狂其可得乎故斥亚其匪忱而加以凶
德之名多方雖悍弗能反脣以相拒也必矣易曰困而能
亨者其爲君子乎有言不信虚名亡實也困於酒食征則
凶也據於蒺藜內自爭也困於金車利所陷也多方備此
數者而欲得大人之吉洵哉其爲狂矣小宛詩人塡寡岸
獄惟臨淵集木之是戒柴桑處士同昏伊阻惟勸農戒子
之不遑寳之弗忱名之失據可弗愼與

立政周官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繇此言之王者創制顯庸有傳德而無傳道也體
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嘉會以合禮貞固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耳千聖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節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不度其終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爲師是猶操舟者見上游之張帆而張之於下游不背於彼之道而背於其道矣故傳道者非道也有所傳無所擇唐虞夏后殷周胡爲其有損益哉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蔽言之有所受者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之自昔者也此以仁守天下以義經天下閱千古而莫能易者也若夫建官之制周則損益乎殷矣殷則損益乎虞夏矣世已易俗已移利已盡害已生其可相因而不擇哉夫望治者各以其情欲而思治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見而議廢興虞夏殷周之法屢易而

皆可師惟創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勢也理勢者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順乎天勢有重輕以順乎人則非有德者不與仁莫切於篤其類義莫大於扶其紀篤其類者必公天下而無疑扶其紀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君天下之理得而後可公於人君天下之勢定而後可利於物是豈汎然取似於古有所託而遂无咎哉唐虞之建官內有四嶽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總百官四國之治者內有百揆周之所不因也故後世有天下而不置相蓋自周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則夏有相矣伊尹作阿衡則商有相矣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正百工者亦總百揆

也奚以謂周之不置相也命蔡仲之時蓋宗禮未定之先居憂總己之日也若其後則冢宰與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論之三公故成王顧命太保與五官列序而未有殊迫其末造咺糾冏孔且僕僕衛命以使侯國而不適有尊矣若夫三公職專論道則以議道而不任以政且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又有無廢置之不亟也蓋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無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合四方之綱紀操之於一人之勉勉周官之制其昉於此矣故立政三宅立事庶尹取天下之經提攜於一人而天工無與代焉故曰文王始之也乃今論之則國勢之強弱自此而分矣強弱之分者勢也勢之順以趨者理也則唐

無勞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爲子孫謀逸者其亦不敢以堯舜望子孫不能以舜禹臯陶期天下之士則亦追之琢之於皇躬操四海兆民於勉勉之中也若夫昭穆已降關雎麟趾之精意已微而趣馬師氏膳夫內史且以斗筲分大臣之權則文王應已早知其敝而行法俟命知無可柰何而安之矣嗚呼原此而後世之以勤勞開國者恃其精明剛健之才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於人主禁制猜防上無與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靡彼拱此揖進□□而授之神器師古無權而爲謀不遠又豈非理勢之必然者乎夫子孫之有夷厲不能必之天者均也虎賁綴衣之不謹而且使寺人操政府之榮辱矣三宅三

俊之不克灼知而以資格爲黜陟矣司吏者與羣吏同其
進退司兵者無一兵之聽其生殺名則六卿而實同府史
矣其進如客其退如買九載無簿書之失則貤封任子而
翛然謝去矣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固位國蹙民貧雖有賢
者亦坐歎而無能爲矣肩肩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
高拱之一人而求助於刀鋸刑餘之廝賤賢者無以治不
肖而相與爲竊貪者無以治賤而相與爲偷不肖師賢者
之竊而以淫賤者師貴者之偷而以竊筋力弛手足痹目
盲耳聾心頑思短異類之強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
故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學周官
而敝焉者未曙於斯義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堯

之大也舜之君也末之強而卒不可弱得其理而勢自順也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於授保中夏於綱紀之中交相勉以護人禽之別豈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聽其靡哉乃周公之稱古也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豈其以唐虞爲弱而以家天下自私者爲強乎而抑非也堯舜之以天下爲公者秩然於天理之別使中國亟有明王而競中國也三代之以世及爲競者廓然於封建之義使諸侯各勉於治而公諸諸侯也周公以此意而制周官六官分建公孤無權君無逸則天下綱紀於一人君或逸則天下綱紀乎天下其爲元德顯功之後而在分土分民之列者莫不資以可競之勢也天子無私

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則其爲齊晉秦
楚也猶其爲周也其爲田氏六卿也猶其爲齊晉也系出
神明而功及民物皆可使嗣我以興仁之至義之宜也故
周之亡亡於六國六國之亡亡於伯益之子孫秦之亡亡
於三戸之楚而以授之帝堯之苗裔則封建之遺意猶未
斬也秦漢以降封建易而郡縣壹萬方統於一人利病定
於一言臣民之上達難矣編氓可弋大命□□可竊神皐
天子之與立者孤矣則卽以文王之勤若將病諸而繄責
之錦衣玉食之沖人散無友紀之六卿以虛文而理亂絲
彼己不相知而功罪不相一欲無日偸日竊以聽封豕長
蛇之吞噬也其可得邪況乎胄子之教不先中涓之勢日

固師師相竊率土成風迨其末流安所得五伯七雄三戸而使之啒起且將無從得莽操懿裕而畀之乘權矣以此而號曰師周官也是羸病者奮拳以效賁育也速仆而已矣故師文王者師其德則允合於堯舜之傳德矣師其道則非堯舜之道也□□□者其尚鑒之哉

七世孫卅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五終